

夜色瀰漫，桌上的飯菜已經熱了數多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天空也開始傳來一陣陣的咆哮，無情的雨水拼命抽打著窗戶，為屋內的寂靜又添加了一份沈重。我在門口看了許久許久，始終等不到我的小女孩。

「你去哪裡去這麼晚？」

「和朋友去逛街了。」

「哪個朋友，我認識的嗎？」

「不要整天只顧著和朋友出去玩，讀書才是你現在最重要的事情。」

「外面下著大雨，你一個女孩子這麼晚不回家，很危險的。打你電話也不接，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嗎？」「能不能不要管這麼多，聽見你的聲音就煩。」

摔門的一剎，彷彿在那還留著鮮血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，疼痛感慢慢滲入心底。想當年我的摔門聲也是如此的清脆響亮，毫無自疚的念頭。我感受到了，我也終於感受到當年母親的痛了。那逝去的回憶也漸漸模糊了我的雙眼。

在我 13 歲那年，父親因癌病去世，只剩下母親獨自把我拉扯大。況且那時的我正當叛逆期，面對著母親的嘮叨，我也只會感受到不耐煩和抗拒。

那天是大考的前夕，身為學生本該是利用好最後的時間作衝刺，而我卻早早答應好與我的一群“好朋友”出去玩。「媽，我和同學一起去圖書館溫習。」果不其然，母親欣然地接受了，還開始講起了大道理「這就對了！好好學習，將來考個好大學，找份好的工作。現在辛苦一點，但以後就能過上好日子了。」在母親的念叨下，我也順利的出門與“好朋友”開啟愉快的一天。

剛進門，母親於沙發上望著我，那眼神我至今仍記得，冷冰冰的，帶著一絲憤怒。我不以為然的正打算走向房間，卻被母親叫住了。

「過來，你今天到底去了哪裡？」母親那厚實有力的聲音，不禁把我嚇了一跳。

「我不是說了嗎，和同學一起去圖書館複習呀！」

「你還在騙我，你明明就是在外面玩。為什麼要騙我說和同學去複習？你能不能聽話一點，不要再跟你的那些所謂“好朋友”玩在一起了，會害了你的。你現在的心思應該放在學習上，媽媽都是為了你好，等到你長大才來後悔就已經遲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！」

反叛期的我早已按耐不住心中的澎湃，音量甚至比母親還提高了幾度「你真的很煩，整天只會叫我學習。我已經長大了，我不需要你來管我。」

“咣”的一聲，這個世界終於安靜了下來。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，但我和母親的距離卻是這麼近那麼遠。直到半夜，我還隱約地聽到一絲絲的抽泣。但對於我而言，天亮就沒事了。到後來，離家到外地工作，耳邊的嘮叨早已變淡。沒有完全失去，只不過比較短暫且珍貴。我不再有任何的抱怨，而是更加珍惜能有機會去傾聽這種聲音。

現在，我，一個母親，明白了。母親的叮嚀，永遠都包含著無數的關心和愛意。每次不為意間的煩厭，都如同自己拿著一把鈍刀在自己那件高昂且珍貴的羊毛衣上摩擦，始終有一天都會被刮破。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好好珍惜這件羊

毛衣所帶來的溫暖，而是不斷去傷害它呢？

這幾年，母親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再適合獨自生活，我便打算把母親接到城裡來，讓我重新再愛她一次。但，母親卻堅決表示自己想到護老院生活，我只好遵從她老人家的意願。我知道，她只是不想拖累我。每當我有空的日子裡，我都會到那裡去探望母親，順便帶她到公園走走，再陪陪她。

落日夕陽之下，我靠在母親的肩膀上，那一刻，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時間。「媽媽，我愛你。」這句平凡又真摯的言語從我口中第一次說出。

「女兒啊，你長大啦！終於不再像小時候那樣淘氣咯！你要照顧好自己，照顧好家庭。媽媽能照顧好自己的，不用整天來看我，你平時已經夠辛苦的了。我老了，沒有能力照顧你了，能陪著你的時間也不多了。你不要嫌媽媽囉嗦，我都是為了你好的。」母親那沙啞、滄桑的聲音，充滿著她對我無盡的愛，但卻再也沒有了從前的鏗鏘有力。她老了，但她的心裡始終都是對我有著無數的牽掛和囑咐。眼角裡清澈明亮的露珠早已如泉水般湧出，一滴一滴地流到母親的手臂，她用她那疲勞的身軀抱緊了我。

時間，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永遠都不會停止。太陽啊！你可否把母親的滿頭白髮曬黑，讓她年輕。疾病啊！你可否遠離母親的身體，讓她健康。我想再陪她久一些，愛她多一些。

我的小女孩，你就再聽聽我的叮嚀吧！

母親的叮嚀永遠都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啊！